



論語纂言一

學而弟一

子曰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集經傳凡敵者相

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

德之通稱也云謂孔子者嫌爲他師故辨之公羊傳

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

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然

則書傳直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

來世不須言其氏人盡知之故也若其他傳受師說

後人稱其先師之言則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爲師也

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是也若非己師則直言某子
若高子孟子之類是也疏此下或言孔子曰者以記
非一人各以意載無義例也又

學而時習之二句

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
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
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
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注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
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
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

鄭注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時陽用事則學之
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三日
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是日中所習也義疏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也疏

學謂刪定六經也當春秋時異端萌芽已見夫子乃
述堯舜三王之法垂教萬世非是則子思所謂有弗
學也論語
述何

有朋自遠方來

包曰同門曰朋集解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五年魯自大

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
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弟子至自遠方

即有朋自遠方來也朋即指弟子故白虎通辟離篇云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

經典釋文云有

一作友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

道也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又孟子子濯孺

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指友為弟子大司徒鄭注同

師曰朋皇疏亦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朋

猶黨也共為黨類在師門也是朋為同處師門之稱

此云相為黨類而來受業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也

樸學

齋札記

人不知而不慍二句

慍怨也鄭注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集解李充

云慍怒也君子忠恕誨人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

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終於教授也義疏

詩柏舟慍於羣小毛傳慍怨也釋文及注疏本並作

怒也非是幸孔氏正義尚作怨字文選思元賦注引

柏舟注曰慍怨也論語人不知而不慍釋文引鄭曰

慍怨也錢氏塘曰慍怨聲之轉何訓作怒非又詩縣

正義及眾經音義引說文慍怨也而大徐本改為怒

字亦非拜經日記

中庸記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

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

論一
三
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
書禮樂文辭有可以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作春
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
知也其唯天乎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述何
先王既沒明堂之政湮太學之教廢孝弟忠信不脩
孔子受命作春秋其微言備於論語遂首言立學之
義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時習卽瞽宗上庠教士
之法有朋自遠方來謂有師有弟子卽秦漢博士相
傳之法人不知而不愠謂當時君臣皆不知孔子而
天自知孔子使受命當素王則又何所愠於人蓋人
心之不失綱維之不壞皆繫於學喟然歎曰莫我知

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一學而
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怨天尤人愠也下學上達君子
之事也禮運記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六君子孔
子以素王當之有受命之徵故亦繼君子之號先王
興學以治人情聖人設教以維世故作君作師統緒

若一也

論語發微

有子曰

史記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鄭元曰魯人

疏論語首篇次章卽述有子言而有子曾子以子稱

程子謂此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也困學紀聞

而好犯上者鮮矣

好謂心欲也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鮮少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為心以恭從為性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顏諫爭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實都不欲必無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親有過若任而不諫必陷於不義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諫故開其少分令必諫也故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漸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者實在獎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

鮮矣義疏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熊埋曰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尚無意犯上必不

職為亂階也侃案熊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作

亂後世作亂有以清君側為辭是犯上者終至作亂也故云未之有也然觀

熊之解乃無閒然如為煩長既不犯上理宜不亂何

煩設巧明今案師說云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順而

又有不孝者亦有不好是願君親之敗故孝與不孝

同有不好而不孝者不好必欲作亂長君逢君之類皆是此孝

者不好必無亂理故云未之有也又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務猶向也慕也本謂孝悌也孝悌者既不作亂故君

子必向慕之也若其本成立則孝悌之行悉滋生也
君子務本上後漢書兩引有子曰二字本立道生謂
始元終麟仁道備矣堯舜之行本乎孝悌夫子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表裏也述何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此更以孝弟解本以仁釋道也言孝是仁之本以孝
爲本則仁乃生仁是五德之初舉仁則餘從可知也
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
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爲仁也義疏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孝弟學之始基也大學一篇

言孝弟慈此言孝弟而慈舉之矣孝弟者天性爲人
而孝弟則能率其天性中庸記曰天命之謂性率性
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鄭注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
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
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
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放
傲之是曰教按此卽孝弟爲仁之本之義也說文解
字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下又曰一惟初大始道立
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是在天爲一爲本在人性
爲孝弟循而行之爲道見之於人是謂爲仁仁雖五
性之一然合乎人已通乎遠近未有不由乎爲仁則

舍孝弟又無由也故論語以孝弟解本以仁釋道而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者其義盡之矣周書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既明孝弟之義則犯上者鮮而作亂者絕升於學者皆可登於明堂堯舜帥天下以仁其實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故曰仁之本也發微

巧言令色鮮矣仁

一通云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張憑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為少非為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義疏

其理則有其事已絕不忍斥言之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靜言庸違是有巧言象恭滔天是有令色失仁之本而巧言令色以成其僞大禹畏之邱明恥之王制所謂不率教者則移交移遂屏之遠方者此類是也故與放鄭聲遠佞人之義皆太學之法明堂之政所先務者與發微

曾子曰

弟子傳曰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疏

吾日三省吾身

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陳禹謨曰下有三事只是忠

信傳者傳此習者習此耳按大戴禮立事篇記曾子之言曰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沒其身亦可謂守業矣似即指三省言而當時記者有詳畧也參觀之三當以去聲為正考異

為人謀而不忠乎至傳不習乎

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之集凡有所

傳述皆必先習而後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乎

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稱

師也義疏

魯讀傳為專今從古鄭注

忠信皆仁之事非巧言令色之所能託也曾子傳孝

經既明孝弟為仁之本乃率而循之為人謀以忠與

朋友以信既脩孝弟忠信而後反而合之先王之道

則孝經之篇具是孔子為曾子陳孝道而有孝經孝

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

其家故魯論讀傳為專所業既專而習之又久師資

之法無絕先王之道不湮孝弟忠信不失於八之性

情心術曾氏之言即孔子時習之旨也發微

道千乘之國

馬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

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

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集解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謂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

六里者一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畸也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千乘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故伯地不能容所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云雖大國賦不是過者雖魯方七百里而其地賦稅亦不得過千乘也故明堂位云賜魯革車千乘也包曰千乘百里之國者此夏殷法也夏殷大國百里次七十里小五十里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方一

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則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地與乘數適相當故云適千乘也馬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包依王制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包據以爲大國百里不信周禮也疏

詩魯頌闕宮公車千乘正義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司馬法兵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眾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二者不同故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令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軍故復有

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軍以其非常故優之也詩疏

廿之二 按此牽於周禮之說不合論語錄之以備一義

周官之法以田令賦以賦出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軍法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者賦法也定賦之法有二一以人計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匹馬邱牛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之法見司馬法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分去一三萬

六千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漢刑志小司徒所謂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

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

者家二人者也一以家計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

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出土一人徒二人

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

人十成為終革車十乘十終為同方百里革車百乘

亦司馬法積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得千成十萬井三十

萬家革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魯頌所謂公車千

乘公徒三萬者也以人計者為共賦之法以家計者

為出軍之法其實不殊周制封國公五百里侯四百

里伯三百里謂之成國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成國
謂之則大宗伯云七命賜國五命賜則是也千乘之
國自伯而上雖五百里之公其軍賦亦不過此本馬融說
子則二百里之地出車四百乘男則百里出車百乘
而已論語釋故

漢書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
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
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
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
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租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
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

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
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
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
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
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
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
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
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
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
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漢書廿三按此本司馬法當

是戰國之制

公羊何休說曰

昭元年注

十井為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

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按此與包咸

解論語義同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

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

萬此一乘并數十十人徒二十人也

按此即司馬法所載車徒之數

然出車之地已多大春秋之法盡大國之地所賦車

徒之數止此多於此者則在所損故論語言治國以

千乘為大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言學而不

可究之於治國其學為無本大學言平天下在治其

國苟能道千乘之國則天下悉舉之矣按包氏論語

章句其書為魯論語今文說也今文家傳春秋論語

為得聖人之意今文家者博士之所傳自七十子之

徒遞相授受至漢時而不絕如王制孟子之書所言

制度罔不合一自古文家得周官經於屋壁西漢之

末錄之中祕謂是周公所作凡他經之不合者咸斷

之曰夏殷其實春秋為孔子所定本堯舜文王之意

述三代之制斟酌至當百世不易孟子得春秋之傳

故稱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為方百里今魯方百里者

五有王者作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則大國百里不

可踰也周禮之傳無所師承或者戰國諸人剽周公

之制作去其籍而易其文以合其毀壞并兼之術故

何君譏爲戰國陰謀之書馬鄭兩君篤信古文輒就周禮轉詰他經幾使孔孟之所傳分爲兩家之異學積疑未明大義斯蔽後之儒者不可不辨也發微敬事而信至使民以時

使民謂治城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暝闇之稱使之則唯指黔黎也義疏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乾爲敬爲信謂法天也禮王制豕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大國萬井三分去一爲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不盡助法入家同井可受三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夫不盡一家入口計四十二

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口諸侯有分土無分民民衆地寡則自狹鄉徙之寬鄉大國諸侯祿田三萬二千畝若漢時三百二十戶耳朝聘貢獻祭祀摧秣之屬咸出其中軍旅之歲民間一井出稷禾秉芻在米不是過也故春秋初稅畝用田賦作邱甲城築必書皆重民也人謂大臣羣臣易訟二爻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述何使民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莊廿九年左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

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隨時脩之故僖廿年左傳曰凡啟塞從時是也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力而不妨農務也

疏

弟子入則孝至則以學文

行有下孟反下云觀其行并注同學文馬曰文古之

遺文也鄭云文道藝也釋文文即五經六籍也或問曰

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

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責也義疏

漢書藝文志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

與天地為終始也至於五學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

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

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
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
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菟白首
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
大患也漢書孝弟謹信愛親皆弟子之所當學也學
而後成德是以古之學者以耕養為力行以通菘為
餘事王者必先井田而後學校使一世之人有孝弟
忠信之行以進德於是學文則脩辭立誠以居業正
茲明道不為賤儒非此未由七畧之文憫學文之望
誤三覆其詞不可深嘔乎發微

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
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述何 按周禮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律學童十七以上始試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皆學文之事也

子夏曰

弟子傳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孔
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疏

賢賢易色

此章論生知安行之事又

集解引孔曰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是四字連讀
即好德如好色之謂漢書李尋傳賢賢易色師古曰
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畧於色不貴之也是以賢賢

為讀易色又為一讀與中庸遠色貴德義同二讀義皆可從羣經義證

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毛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言夫婦之切證樸學齋札記

學則不固

孔曰固蔽也集案孔訓因為蔽蔽猶當也言人不能敦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義疏古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無威嚴又當

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疏

主忠信至過則勿憚改集案言當親於忠信之人也又明

鄭曰主親也憚難也解言當親於忠信之人也又明凡結交取友必令勝己勝己則已有日所益之義不得友不如己友不如己則已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慕勝己為友則勝己者豈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以忠信者為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論餘才也或通云敵則為友不取不敵者也蔡謨云本言同志為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閔天四賢上慕文王故四友是

四賢上同心於文王非文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脩業成天下之亶亶也今言敵則爲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諫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奚所施也勿猶莫也憚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失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李允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爲貴也義疏

學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

後民知敬學此言君子謂作之師者重猶尊也固久

也見韋昭注晉語高誘注魏策苟不能尊師則師無威嚴而學亦

不能持久既言嚴師之道又申勸學之旨謂學者當

以忠信爲本禮器篇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既主忠信則得其人而爲學彌久於是觀其論學取友無友不如己則多所切劘能見其過人莫不有議論之失及思慮之誤得之在終食之頃遂之爲畢生之咎是以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可大可久學以聚之也發微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先君以正終後君以正始也追遠者尊者尊

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太祖

大夫別子爲祖孝治之本也述何

此言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也會子述孝經
 一書專而習之生則親安之慎終之事也祭則鬼享
 之追遠之事也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明王
 之孝治天下也如此民德歸厚之事也發微
 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宐慎也久遠之事錄而
 不忘是追遠也故熊埋曰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
 近負遠諛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鮮有敗事平
 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
 也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義疏

子禽問於子貢曰

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陳亢陳人字子禽少孔子四

十歲史記弟子傳云端木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
歲疏

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原亢籍無陳亢蓋原亢即陳亢
 也鄭注論語檀弓俱以陳亢為孔子弟子當是名亢
 字籍一字子禽籍禽也故韓籍字禽否則亢言三見
 論語弟子書必無不載太史公亦斷無不錄家語既
 有原抗字籍不當復有陳亢子禽矣明係王肅竄入
 如削去公伯寮可證也原陳之所以不同何蓋原氏
 出於陳原陳同氏也詩陳風南方之原毛傳原大夫
 氏春秋莊廿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杜預注云原
 仲陳大夫原是同仲字也則原亢之為陳亢信矣古

今人表中中分陳亢陳子禽二人與魯太師公明賈子服景伯林放陳司敗陽膚尾生高申枨師免同列又與陳子亢隸下上與陳弃疾工尹商陽齊禽敖餓者同列分爲三人與申枨皆不以爲弟子此不足據

拜經日記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至人之求之與

禮身經爲大夫者得稱爲夫子孔子魯大夫故弟子呼爲夫子也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仁後己謂之讓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測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聞之也故顧歡云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

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又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顧歡云夫子求知乎己而諸人訪之於聞故曰異也梁冀又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義疏

此以見聖人能究學問之用也夫子推五經六籍之教以觀人國而知其政教得失窮神觀化通之於心則其君臣亦以心與無俟周咨以求聞見小戴所傳

經解一篇庶嗚厥旨與發微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為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甯可不改乎荅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豕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義疏

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為政者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為限惟人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為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涼闇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為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

改也按七畧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

二家古今十二篇者左氏之學無博士所傳經十一

卷者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博士傳其說曰

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為於其封內三

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何休公羊

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范甯本此正晉人不知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微言與春秋

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繼體為政之法而孝道以

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發微

有子曰禮之用至亦不可行也

此明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為貴和即

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
樂用在內爲隱故言其功也先王謂聖人爲天子者
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爲美也
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
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云知和云云者上
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
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
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
行也

義疏

六藝之文皆先王之道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
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學者脩其孝弟而欲從事於六藝則禮樂
其先急也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中爲體其節
文可見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和爲用其聲音
可知可見者名其實可知者用於虛故有子但言禮
不言樂也中庸之德極於中和亦言和之用也樂者
爲同禮者爲異禮之用和爲貴同則相親也先王之
道斯爲美異則相敬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禮勝則
離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
按公羊傳宣九年何休注曰孔子曰知和而和學者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
能明乎禮之用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發微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集解親不失

其親若近而言之則指於九族宐相和睦也若廣而

言之則是泛愛眾而親仁乃義之與比是親不失其

親也然云亦可宗者亦猶重也能親所親則是重為

可宗也

義疏

孔曰因親也愚按詩皇矣因心則友傳因親也箋云

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正義曰周禮六行其

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姻得為親據此則因即姻

省文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

重豈得輒昏非類張說之碑亦云姻不失親官復其

舊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尚女

為妻尚古貴字也邢皇二疏俱失孔悒

羣經義證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

集解

此勸人學也既所慕在

形骸之內故無暇復在形骸之外所以不求安飽也

一簞一瓢是無求飽也曲肱陋巷是無求安也

義疏

敏於事而慎於言

至

好學也已矣

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集解此三

句是不飽不安所為之事也事所學之行也疾於所

學之行也言所學之言也所學之言當慎傳說之也

若前學之言行心有疑昧則往就有道德之人決正

未之也

義疏

未若貧而樂道

依皇疏及唐石經增按史記弟子傳亦作貧而樂道

富而好禮者

也

董子曰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道二帝三王之道顏子居陋巷而樂道帝王之道周公相成王而思兼三王之禮貧富不同其揆一也述何呂氏慎大覽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

至

其斯之謂與

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恹仲尼欲戒以禮申子貢心知厲己故引詩以爲喻義疏

古文衛宏以此詩爲美衛武公以禮自防大學記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子貢貨殖聞夫子言欲以禮自脩也述何

案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三百篇古訓存者僅矣獨此二句則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蓋無詔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集注不用爾雅

創為己精益精之說推是義不過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比例雖切而於聖人之意初無引申何足發告往知來之歎況此例句法本篇即有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全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不下十數句皆一字一義不以綴屬聯貫為文以是推之爾雅舊義恐不可易也

論語駢枝

告諸往而知來者

詩止乎禮者也自脩之功進而無已故曰來者子貢

好學亞於顏氏矣

述何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子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設科

以教當知其人書言知人則哲能官人孔子素王則二三子皆先後奔奏疏附禦侮之材封人所言何患於喪子貢亦言文武之道未墜在人苟不知人道何所寄觀乎聖人誘掖進退至於鳴鼓之攻市朝之肆蓋惟恐失人而無以興學化民也

發微

論語纂言卷之二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至而眾星共之

鄭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

集解

即五行之德

見明堂月令德者得也言人君為政當得萬物之性

故云以德也故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為政
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北辰北極紫微

星眾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以下之星也北辰鎮居

一地而不移動故眾星共宗之譬人君若無為而御

民以德則民共尊奉之而不違背如眾星之共尊北

辰也故郭象云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之

義疏

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周禮疏引鄭注云天皇北

辰耀魄寶

按鄭不注爾雅當是緯書注

春秋說所謂中官大帝其

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一也北極在尙書爲旋機堯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文祖者五府之六名猶周之明堂伏生大傳曰璇者還也機者幾也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機故璇機謂之北極又曰政者齊中也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道正而萬事順成故天道政之大也按大傳言帝王之爲政如此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故所居曰明堂明堂太學同處教士則曰太學爲政則曰明堂論語於學而之後

次爲政之篇著明堂法天之義亦微言之未絕也明堂之治王中無爲以守至正恭已南面自明其德上法璇機以齊七政故曰政者正也德者得也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王者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其所爲未有不以德爲本德者不言之化自然之治以無爲爲之者也雖有四時天地人之政而皆本於一德雖有五官二十八星之名而皆筦於北辰爲政不出於明堂而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德之符也北辰不離於紫宮而眾星循環終古不忒樞之筦也居其所者謂北辰雖周四游之極而樞星常居正中卽天官所云中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周髀云欲知北

極樞旋周四極常以夏至夜半時北極南游所極冬至夜半時北極北游所極冬至日加酉之時西游所極此北極璇機四游正北極樞旋機之中正北天之中正極之所游論語云譬如北辰居其所呂氏有始覽云極星與天俱游而天樞不移按天官不著天樞之名惟呂覽周髀言之古人星象疎闊天極天樞本可包以北辰之名正以運轉不離於中所居獨尊幹維斯繫究之天樞亦是默運故伏生以為其變幾微而所動者大非不動之謂也至於聖人之經必以其著者知其微者故堯典一篇顯察璇機玉衡之象星經曰璇機謂北極玉衡謂斗九星也見後漢天文志注春秋三世屢見大辰北斗

之名自古明堂聽政未有不法北辰之在紫宮正無俟求之微渺測之虛無也發微

天有三垣太微在南天市居東紫微居中謂之中宮

按晉書天文志以前分星度為五官步天歌始有三垣爾雅北極謂之北辰注

極中也此皇極建中之象天圓而動左旋不息南北

二極為天之樞南極常隱不見北極常見不隱北極

五星第一星太子第二星太一之座第三星庶子弟

四星后妃第五紐星即極星天之樞也見晉志紐星雖

名天樞其不動處乃在紐星之末一度餘見宋志因其

不可辨識故取紐星以別之凡天之無星處謂之辰

邵子說故不曰北極而曰北辰也天之以辰名者大火辰謂之三大辰

十二次日月所會謂之十二辰中國於地不當大中故成周洛陽之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天地陰陽之所交寒暑和會四時各正其他處則隨方不同而晝夜亦異北荒戴極之下其地大寒半年為晝半年為夜南方赤道之下其地大暑晝夜常均如春秋分此西人說此亦王道正而天地平成之象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六十四可名者三百有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見晉天文志漢志則曰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北辰為天帝垣星之環繞有將相四輔之象猶卿士

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見書正義北辰象京師太微天市帝廷明堂也斗運於中央帝之車也十有二次周於四方九州封域之分野也釋子曰詩三百至思無邪故

鄭云蔽塞也釋文按詩以道性情而人情易流故當以正義蔽塞之也過庭錄

包曰歸於正集解蔽當也詩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

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猶如為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動也義疏此章言為政

之道在於去邪歸正疏

公羊何休說宣十年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饑者
 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四女年五十無子者
 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
 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
 而知四方是則詩雖三百人兼九州風俗殊異得失
 難齊然王居明堂戶牖之內守其至正以德自明中
 外遐邇達志通欲無邪之致極之於思如是為絜矩
 之道天下太平矣發微

子曰道之以政至民免而無恥

孔曰政謂法教集解道謂誘引也郭象云政者立常制
 以正民者也刑者與法辟以割制物者也制有常則

可矯法辟與則可避可避則懷情而苟免可矯則去
 性而從制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無恥
 於物其於化不亦薄乎義疏

道之以德至有恥且格

包云德道德也鄭云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釋文格正
 也集解郭象云德者得其性者也禮者體其情也情有
 所恥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體其情則知恥知
 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以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
 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迹從
 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

也若道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真
 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義疏
 有恥且格格訓正言道民者當使歸於正也政與刑
 治之末也德與禮治之本也先末而後本則上下皆
 以術應故名法之學無忠厚之意巧詐孰而廉恥亾
 至於其本盡失而民終於邪僻矣先本而後末則上
 下皆以心通先慎乎德而後辨上下定民志自禹湯
 文武成王周公之世而皆謹乎禮故能正身以正朝
 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德禮既精則政刑亦無弊
 是先本者可以舉末先末者未有不撓其本者也君
 子如欲化民成俗使無邪心而一歸於正其可不於

道之齊之者加之意乎發微

鄭云格來也釋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漢石經高麗本于作乎皇本于作於案翟灝曰此經
 自引詩書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爲于疑乎字之
 誤漢石經論衡實知篇作乎而朱注亦云志乎此可
 思也校勘記

三十而立

古者十五入大學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論
 語三十而立曲禮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
 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與人倫

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也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發微

四十而不惑

孫綽云四十強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治邦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惑也義疏

五十而知天命

孔曰知天命之終始集解天命謂窮通之分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厓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已分之可否也故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

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熊埋云既了人事之成敗

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治不以窮通易

其志也義疏命天之所稟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學易至

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也疏

天命者所受之命也德有大小則命有尊卑大夫命

於諸侯諸侯命於天子天子受命於天胥此命也孔

子知將受素王之命而託於學易故曰假我數年五

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

書窮理盡性知天命有終始大過者頤不動死象也

孔子應素王之運百世不絕故可以無大過孔子世

家記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在四十之後春秋

治太平之世亦在其時世家言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氏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按此言豐鎬之起適發於五十之年弟子記之當有所受也發微六十而耳順

鄭曰耳聞其言而知其微旨集解王弼云耳順言心識在聞前也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元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則也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

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義疏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集解從猶放也踰越也

矩法也年至七十習與性成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所以不說入十者孔子唯壽七十三也說此語之時當在七十後李充曰聖人微妙元通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跡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可與立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為教之例其在茲矣義疏

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四年適七十歲春秋說云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作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按春秋之作備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輕重詳畧遠近親疎人事浹王道備撥亂反正功成於麟天下太平故曰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矩者數也大學篇言平天下有絜矩之道苟能用矩則自近及遠合萬爲一以矩印心故能從心以心出矩故能下踰也禮盛德記曰明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盧辯注謂法龜文故取此數明堂取一至九之數卽大學絜矩之道春秋之致太平追堯舜之隆者唯不踰

矩而已矣發微

樊遲御子告之曰

弟子傳曰樊須字子遲齊人鄭說少孔子三十六歲疏

或問曰孔子何不卽告孟孫乃還告樊遲耶荅曰欲

厲於孟孫言其人不足委曲卽亦示也所以獨告樊

遲者舊說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一云孟孫問

時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問樊遲也義疏

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慎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

是羣經義證

孟孫問孝於我

慶父抗斲經而死魯人爲之諱故曰孟氏鄭注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時曰
 同乎人也范甯注莊公母文姜淫於齊襄疑非公之
 子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按文姜以桓三年
 入至桓六年中間無適齊之事齊侯亦未至魯桓五年夏
 齊侯鄧伯如紀范氏謂過我則書然紀在齊東不必
 過魯楊疏已疑之使齊侯五年夏過魯莊公以六年
 九月生則亦非齊侯子也以明同固桓公之子則同非吾子之言
 乃夫人譖公非桓公意公子慶父者莊公之母弟其
 是齊侯之子與故經於慶父則書曰齊仲孫以為魯
 非有仲孫彼實齊之仲孫也云爾慶父欲得魯國同
 乎莒人滅鄆故季友於叔牙則殺而存其後於魯慶
 父則絕之於齊魯人世世惡之其子公孫敖亦不能

安於魯魯之有仲孫氏以齊人脇之也仲孫氏之得
 安於魯以孟獻子之賢也魯人諱其為慶父之後故
 不曰仲氏而曰孟氏若其先人為莊公異母兄弟者
 魯世家云季友母陳女故在陳此蓋本古文左氏
 說公羊傳云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
 弟又曰季子殺母兄與世家所傳異公羊引子女子
 曰以春秋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是公羊
 先師未知齊仲孫之義故為疑辭也發微
 生事之以禮至祭之以禮

衛瓘云三家僭侈皆不以禮故以禮荅之也義疏
 為政之道諸侯卿大夫皆當以禮裁制之如孔子誅

侏儒墮三都皆是也微發

父母唯其疾之憂

馬曰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集解

淮南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注論語曰父母

唯其疾之憂故云憂之者子論衡問孔篇武伯善憂

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二說皆謂子憂父母與馬異

羣經義證

子游問孝

弟子傳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疏

至於犬馬至何以別乎

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集解

禮記內則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

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坊記子云小人皆能

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按舊解具犬馬養人人養

犬馬二義朱子取後一說殆以內則可參合故邪然

內則主父母所愛敬之人言於此未盡允且犬馬但

有可愛無可敬云亦敬之語復未純參內則不若參

坊記坊記唯變犬馬為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而無駁

辭荀子云乳菟觸虎乳狗不遠游雖獸畜知愛讓其

所生也東晉補亡詩云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為人子

者毋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通可以正

不敬之罪何必醜語比人父母於犬馬邪考異

色難

包曰色難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集解

有事弟子服其勞二句

案年幼者為弟子年長者為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
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
之常何足為孝內則男女未冠笄者味爽而朝問何
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即
先生也具饌也鄭內則注論語言弟子者七其二皆年幼
者其五謂門人言先生者二皆謂年長者憲問篇見
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曰先生成人皇疏云先生者成
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雁行此童子行不讓於長故云與先生並行也駢枝

饌鄭本作餽云食餘曰餽愚謂今本雖有饌義亦與

餽同特牲饋食注古文饗皆作餽今本作餽隸省據說文饌

即簋或字儀禮以簋為餽論語以饌為餽其實一耳

讀當以食先生饌為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

也有酒有事文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

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為弟矣孝則未備也經學

吾與回言終日

弟子傳云顏回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

十九髮盡白蚤死疏

退而省其私至回也不愚

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

不愚集解

子曰視其所以至察其所安

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亦見大戴禮文王官

人篇

困學紀聞 按此數語指用人言漢書杜周傳 杜欽對策亦以視其所以四語為取人之術

視其所以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或以曲莠

譬諸草木有臭味焉可得而視也觀其所由者或由

左右或由諸大夫或由國人或由其朋友由其鄉人

由其所主由邪人乎由正人乎由其道乎由非道乎

皆眾著之不能藏也可得而觀也察其所安者人共

行一善有不為利疚不為威惕者有畏首畏尾身其

餘幾者有既行而無怨悔者有既行而旋已自悔且

尤人者人同此一過有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有自

訟者有自悔者有因而自棄者有自以為得者有恬

然不以為事者不安於善則不保其往矣不安於過

則不絕其人矣行善而安之則善日進有過而安之

則惡日積不在小大在其所安不可不察也

四書說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是尋繹之義亦是煇煖之義

義疏

凡教人者皆以其所已知傳之弟子是溫故也然教

學相長故每因而有新得焉若挾其故知者自以為

是而不能虛懷以受起予之益者不足以為人師矣

前言往行故也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新也三王四
代惟其師師也者學所以為君為長之道也豈但崇
空語哉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聖人述六藝以為
百世之師故舉而措之世世通行之道盡在是矣惟
知新者難其人爾四書說
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大
義以斟酌後世之制作漢初經師皆是也述何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必行行以副所言是行從言也
若言而不行則為辭費君子所恥也又一通云君子

之言必為物楷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故
王朗云鄙意以為立言之謂乎傳曰太上有立德其
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故
日而後從之義疏

君子周而不比二句

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集解魯語文

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義疏

學而不思則罔

一通云罔誣罔也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

聖人之道也義疏

思而不學則殆

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怠集解殆依義當作

怠釋文

引之謹案何休注襄四年公羊傳曰殆疑也論語思

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

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

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良工取之拙者

疑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呂氏春秋去尤篇以黃金段者殆莊

子達生篇作以金注者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侗乎

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

傳惟譏諷善蚘言俾君子易怠怠疑惑也言使君子

易為其所惑也何注以為輕情失之今秦誓怠作辭借字也彼傳以為回心易辭亦失之

後人但知殆訓為危為近而不知又訓為疑蓋古義

之失傳久矣經義述聞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集解

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古人謂學

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

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

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斯害也已者為害之深也義疏

公羊文十二年傳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何休注一

介猶一槩斷斷猶專一也他技奇巧異端也孔子曰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疏云鄭注大學云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是與此合按斷斷專一卽中庸之用中大學之誠意誠意而能天下平用中而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無所倚則平也此釋兩端而用中之謂也中庸記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鄭注云兩端過與不及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按所謂執者度之也執其兩端而度之斯無過不及而能用中中則一兩則異異端卽兩端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有所治而或過或不及卽謂之異端攻乎異端卽不能用中

於民而有害於定命如後世楊墨之言治國皆有過與不及有害於用中之道然其爲過不及之說者其奇足以動人之聽聞其巧則有一時之近效自聖人之道不明不行則一世君臣上下易惑其說是以異端之技至戰國而益熾孔子知之故於論語言一以貫之之道而明之以忠恕究之以中庸之德斯能用其中於民而絕異端之技與孟子言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者能用之之謂也過與不及則有輕重必有兩端而後立其中權兩端之輕重而後中可用不知有兩端而權之則執中者無可用而異端之說轉勝故異端之熾由執中無權者致之是以可

與立者尤貴乎可與權也發微

邢疏異端諸子百家之言非也楊墨之屬行於戰國

春秋時未有攻之者也戴東原說端頭也凡事有兩

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為害耳愚按

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大學他技注異端之技也孟

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

發異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者皆如此解任昉王文

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亦謂博學反約之意經學

言

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

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示見編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至是知也

弟子傳云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

鄙好勇力志抗直冠雄鷄佩假豚陵暴孔子孔子設

禮稍誘子路子路從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疏

一通云孔子謂子路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

以不乎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我教則云不知

能如此者是有知之人也義疏

知也如字又音智釋文按韓詩外傳則是知也之知當讀去聲

韓詩外傳子路盛服以見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

也昔者江於濱其始出也不足以濫觴及至乎江之

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其眾川之多與今

汝衣服甚盛顏色充滿天下有誰加汝哉子路趨出改服而入蓋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謹慎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則知行要則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子張學于祿

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疏

多聞闕疑至則寡悔

多聞如春秋采百二十國之寶書闕疑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慎之至也多見闕殆謂所見世也

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

容身慎之至也

述何

言寡尤至祿在其中矣

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

集解

言當無道之

世德行如此雖不得祿若值有道之君則必見用故云得祿之道范甯云發言少過履行少悔雖不以要祿乃致祿之道也仲尼何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乎有顏回猶無二過蘧伯玉猶未能寡其過自非聖

人何能無之

義疏

春秋之作備闕疑闕殆之意應天制作號令百世儀封人知之故以何患於喪告二三子素王素臣昭然

可知當時聖賢作述之意惟求寡尤寡悔而已發微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江熙云哀公當千載之運聖賢滿國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悅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此問也義疏

孔子對曰

凡稱子曰則是弟子所記若稱孔子則當時人非弟子所記後為弟子所撰仍舊不復改易依先呼孔子也又

舉直錯諸枉至則民不服

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

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加也若諸家解何用加二諸字困學紀聞

舉正直之人措之枉曲之上則民服謂貴教化也述何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季康子魯臣其既無道僭濫故民不敬不忠不相勸

獎所以問此三事義疏

敬忠以勸以與也四書釋地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

三國志徐邈傳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據此可知漢

魏人多以教字為句考異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
夫子以昭公遜于齊之年適齊以定公元年反魯不
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
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宐立者也受國於季孫
隱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卽位桓公宣
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微辭
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正辭也述何

子曰書云孝于惟孝至施於有政是亦爲政

包曰孝于惟孝漢石經及義疏經典釋文本並作孝于今本作孝乎美孝之辭

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卽是與

爲政同集解

按論語引經多作于施於有政作於是引申書意也
包注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包意以施於有
政句屬下讀自東晉古文書出始以此語爲書辭解
論語者並從而誤矣過庭錄

後漢書郅惲傳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注
論語孔子之言也按此亦以施於有政屬下句爲孔子之言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

小車衡大車鬲所以鍵衡謂之軌卽所以鍵鬲謂之

輓衡卽衡任也鬲大車衡名說文輓大車轅端持衡
者軌車轅端持衡者論語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包咸

注輓者轅端橫木以縛輓軌者轅端上曲鉤衡其說
非是戴侗六書故曰轅端橫木卽衡也輓乃持衡者
已足證舊說之謬戴東原又爲之證曰韓非子外儲
說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
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按大車高以駕牛小車
衡以駕馬其關鍵卽名輓軌轅所以引車必施輓軌
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輓軌喻
信包氏以踰丈之輓六尺之高而當咫尺之輓軌疏
矣又案皇侃論語疏引鄭注輓穿轅端著之軌因轅
端著之鄭本不誤集解去鄭取包可謂無識太元閑
次三關無鍵盜入門也按我輓軌實以信也此卽用

論語義其曰拔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關鍵同一

義也此皆輓軌爲衡鬲鍵之證也

車制圖解

尸子云文軒六馱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
則大者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車之軌鄭論語注軌
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輓衡之大小以著軌衡圍
一尺二寸八分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以受軌者
不過四寸知軌之脩亦四寸也韓子外儲說墨子曰
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
而引三十石之任案此言咫尺爲大車之輓鄭注論
語輓穿轅端著之云穿當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鬲
圍之數意大車任重其鬲圍當倍於衡圍輓又穿出

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輓軌同是咫尺者
誤過庭錄

凡車之關鍵行則設之止則脫之者有三在輪曰牽
以鍊為之貫軸頭以制轂去之則輪與軸離故詩曰
閒關車之牽又曰載脂載牽也在輿下曰輹即伏兔
也易曰輿脫輹謂不可行也在轅端則輓軌大車謂
之轅轅端橫一木謂之鬲小車謂之輶輶端衡木為
衡散文皆鬲與衡皆謂之輓其上皆為烏啄以駕馬
牛之頸謂之鞵鬲衡與轅不相屬別有木以闕之闕
鬲者輓關衡者輓去之則鬲衡與轅輶離三者相似

然車之行尤重駕牛馬而輓軌又最在車前故獨以

喻不可行也

釋

子曰殷因於夏禮

四句

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集解此是

周所因於殷殷所因於夏之事也三綱謂夫婦父子

君臣三事為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五常謂仁義禮

智信就五行而論則木為仁火為禮金為義水為信

土為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備有仁義禮智信之性

也人有博愛之德謂之仁有嚴斷之德為義有明辨

尊卑敬讓之德為禮有言不虛妄之德為信有照了

之德為智五者是人性的恆不可暫舍故謂五常雖

復時移世易事歷今古而三綱五常之道世世相因
百代仍襲也夫文質再而復正朔三而改質文再而
復者若一代之君以質爲教則次代之君必以文教
也文後復質質後復文循環無窮廢興更遷故有損
益也正朔三而改者三代而一周也夫人君爲政所
尚不同必各有所統統則有三案大傳云王者始起
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
命各統一正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改
統焉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尙書
大傳云夏以孟春爲正殷以季冬爲正周以仲冬爲
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尙黑以平旦爲朔殷以

十二月爲正色尙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
色尙赤以夜半爲朔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正
朔者明易姓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
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化又云十三月之時萬物
始達乎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力故夏爲人正色尙
黑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
地正色尙白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核故黃泉
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尙
赤也又云天道左旋改正右行者非改天道但改日
月耳按此四時不隨
正朔變之義日月右行故改正右行日尊於
月不言正日而言正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據

物爲正也天質地文周反天統何質文再改正朔三
易三微質文正不相因故正不隨質文也三統之義
如此舊問云三正爲正是三王爲上代已有舊通有
二一云正在三代三代時相統故須變革相示也又
一家云自有書籍而有三正伏羲爲人統神農爲地
統黃帝爲天統少昊猶天統言是黃帝子故不改統
也顓頊爲人統帝嚳爲地統帝堯是嚳子亦爲地統
帝舜爲天統夏爲人統殷爲地統周爲天統三正相
承若連環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三才須
人乃成故從人爲始而禮家從夏爲始者夏是三王
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卯建辰爲正者於是萬物不

齊莫適所統也

義疏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

集解

繼周者親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
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循之則治不循則亂故云可知

述何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春秋曰王正月傳曰王
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
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
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於天下所以明易性非
繼仁通以已受之於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

應變故作科以奉天地故謂之王正月也王者改制
 作科柰何曰當十二色歷各法而正色逆數三而復
 絀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順數五而相復禮樂
 各以其法象其宜順數四而相復咸作國號遷宮邑
 易官名制禮作樂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
 時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為赤帝
 盧文弔案董子法以三代定三統追前五代為五帝
 又追前一代為九皇凡九代三統移於下則九皇五
 帝遷於上商并夏虞為三代唐為五帝未則神農為
 五帝首而庖羲為九皇此當有推庖羲以為九皇句
 文脫作宮邑於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盧案此下當
 有作獲樂制
 質禮以應天說湯之事終又以文王受命而王爵謂
 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殷故夏云云起
 之帝舜盧案爵字當
 作絀虞二字以軒轅為黃帝推神農為九皇

作宮邑於豐名相官曰宰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
 王受命作宮邑於鄘制爵五等作象樂繼文以奉天
 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洵
 樂以奉天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
 無常唯命是德慶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
 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
 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為一等盧校樂制
 疑作制爵然則其畧
 說柰何曰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于營室斗建寅
 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色黑故朝服正黑首
 服藻黑正路輿質黑馬黑大節綬幘尚黑旗黑大寶
 玉黑郊牲黑犧牲角卯冠于阼昏禮逆於庭喪禮殯

于東階之上祭牲黑牲薦尚肝樂器黑質法不刑有
懷任新產是月不殺盧案是月疑提月即閏月也下同聽朔廢刑發
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赤統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
正白統奈何曰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于虛斗建丑
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
藻白正路輿質白馬白大節綬幘尚白旗白大寶玉
白郊牲白犧牲角繭冠于堂昏禮逆于堂喪事殯于
楹柱之間祭牲白牡薦尚肺樂器白質法不刑有身
懷任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存二王之後也親
黑統故日分鳴晨鳴晨朝正正赤統奈何曰正赤統
者盧案下有脫文當云歷正日月朔于牽牛斗建子天統氣始施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

服藻赤正路輿質赤馬赤補世字據尚書大傳及白虎通之文大節綬幘尚赤旗赤
大寶玉赤郊牲駢犧牲角栗冠于房昏禮逆于戶喪
禮殯于西階之上祭牲駢牡薦尚心樂器赤質法不
刑有身重懷藏以養微是月不殺聽朔廢刑發德具
存二王之後也親白統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改正
之義奉元而起古之王者受命而王改制稱號正月
服色定然後郊告天地及羣神近遠祖禰然後布天
下諸侯廟受以告社稷宗廟山川然後感應一其司
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然而三代
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
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

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
統色衣諸侯統衣纏緣鈕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綏
遐方各依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
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
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法正之道正本而末
應正內而外應動作舉措靡不變化隨從可謂法正
也故君子曰武王其似正月矣春秋曰杞伯來朝王
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伯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
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
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
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

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

之王

周字脫
盧校補

尙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

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絀虞而號舜曰帝

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

以方百里爵號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

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

爲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

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

杞字舊
脫盧補

弗同

王者之後也稱子又稱伯何見殊之小國也黃帝之

先論四帝之後論何也曰帝號必存五帝代首天之

色號至五而反周人之王軒轅直首天黃號故曰黃

帝云帝號尊而謚卑故四帝後謚也帝尊號也錄以小何曰遠者號尊而地小近者號卑而地大親疎之義也故王者有不易者有再而復者有三而復者有四而復者有五而復者有九而復者明此通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山川人倫德侔天地者稱皇帝天祐而子之號稱天子故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于郊號宗于代宗故曰聲名魂魄施于無極壽無疆何謂再而復四而復春秋鄭忽何以名春秋曰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以爲一曰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春秋

何三等曰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臊夫妻昭穆別位制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員其屋高嚴侈員惟祭器員玉厚九分白藻五絲衣制大上首服嚴員鸞輿尊蓋法天列象垂四鸞樂載鼓用錫儻儻溢員先血毛而後用聲正刑多隱親戚多諱戚舊本作儻或作憇盧校作戚下同封禪於尙位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與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以母別

眇夫婦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亨婦從夫爲昭
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方其屋卑汚方
祭器方玉厚八分白藻四絲衣制大下首服卑退鸞
輿卑法地周象載垂二鸞樂設鼓用織施僂僂溢方
先亨而後用聲正刑天法封壇於下位盧案壇當作禮通禪下同
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
子篤母弟妾以子貴昏冠之禮字子以父別眇夫婦
對坐而食喪禮別葬祭禮先嘉疏夫婦昭穆別位制
爵三等祿士二品制郊宮明堂內員外楯其屋如倚
靡員楯祭器楯玉厚七分白藻三絲衣長前衽首服
員轉鸞輿尊蓋備天列象垂四鸞樂程鼓用羽籥僂

衡溢楯先用玉聲而後亨正刑多隱親戚多故封壇
於左位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
立嗣予孫篤世子妾不以子稱貴號昏冠之禮字子
以母別眇夫妻同坐而食喪禮合葬祭禮先柎婦
從夫爲昭穆制爵五等祿士三品制郊宮明堂內方
外衡其屋習而衡祭器衡同作秩機玉厚六分盧案秩疑亦作佚白藻三絲衣長後衽首服習而垂流鸞輿卑
備地同象載垂二鸞樂縣鼓用萬舞僂溢衡先亨而
後用樂正刑天法封壇於左位四法脩於所故祖
於先帝故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窮則反本四法
之天施符授聖人王法則性命形乎先祖大昭乎王

君故天將授舜主天法商而王祖錫姓爲姚氏至舜
形體大上而員首而明有二童子性長於天文純於
孝慈天將授禹主地法夏而王祖錫姓爲姒氏至禹
生發於背形體長長足所疾行先左隨以右勞左佚
右也性長於行習地明水天將授湯主天法質而王
祖錫姓爲子氏謂契母吞元鳥卵生契契先發於胷
性長於人倫至湯體長專小足左扁而右便勞右佚
左也性長於天光質易純仁天將授文王主地法文
而王祖錫姓姬氏謂后稷母姜原履天之跡而生后
稷后稷長於邠土播田五穀至文王形體博長有四
乳而大足性長於地文勢故帝使禹皋論性知殷之

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

姓故殷王改文書始以男

舊校云一作以男書子

周王以女書

姬故天道各以其類動非聖人孰能明之 案董生

所記三代改制質文而所損益之故大可知矣孔子

作春秋以當新王而通三統與論語荅顏淵問爲邦

因四代之禮成制作損益之原其道如一子貢曰見

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

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蓋以春秋繼周而損益之故遂

定雖百世而遠孰能違離孔子之道變易春秋之法

乎發微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

鄭注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詔求福是非其鬼但據祖考言凡祭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祖考之祭命於天子如任宿須句顓臾司少皞之祀蓼六守皋陶之祀若鄭伯以璧段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所以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禱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釋故

如隱公祭鍾巫之類

述何

見義不爲無勇也

如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強禦皆勇以成義也又自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紂絕地廟位祝牲

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既立三統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左氏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爲勇論語記此見明堂之德之盛基於孝弟忠信究於損益質文極於親安鬼享至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莫不勇於爲義以應明堂之德不已盛哉發微

不曰德也

之內各有所歸來恐莫不便於德義以觀明堂之

德義也德義之歸也德義之歸也德義之歸也

德而不歸不曰德也德而不歸不曰德也

德而不歸不曰德也德而不歸不曰德也

德而不歸不曰德也德而不歸不曰德也

德而不歸不曰德也德而不歸不曰德也

德而不歸不曰德也德而不歸不曰德也

德而不歸不曰德也德而不歸不曰德也



書